



商文毅公集卷之三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熙校正

庠生魯夢日應君聘同校

奏疏

重國本疏

題為

國本事臣等仰惟

皇上

至仁大孝通于

天地光于

祖宗誕生

皇子聰明岐嶷

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貴妃殿下

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已出凡內外

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家聞之莫不交口稱贊

以為

貴妃之賢近代無比此誠

宗社無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

為未順伏望

皇上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

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不勝幸甚臣等職居

輔導偶有所聞不敢緘默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薦春坊林聰疏

題為用賢事臣切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

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
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
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即固是
美職但即目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
閑散之地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 久病不出
如蒙乞降

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
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
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

今令以司直即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於事
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
陛下誠於求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
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留侍郎姚夔疏

題為留用賢才事臣惟自古人臣事君以薦賢為
第一事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先儒釋之曰臧文仲為政
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竊位臣

非不知其義但近年以來人心不古薦賢之際
多徇私情是以廉介之人皆推避嫌疑雖有實
才亦罔敢薦蓋以矣也臣粗讀聖賢之書有志
古人之道若狃于流俗而忘蔽賢之戒豈直道
事君者哉是以不避踰越試舉在位之賢衆人
所共知者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切照見今三年考滿南京禮部右侍郎
姚夔原籍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由進士歷任
吏科給事中陞前職本官學識純正識見超卓

存心清白立志遠大鄉試會試俱中一名且素
有聲望兼之體貌豐偉表裏相稱誠有才有德
之士也南京禮部比之他部政務最簡如吏部
止是尚書一員禮部既有尚書張惠在任管事
則本官在彼實為閑散即目在京各部侍郎雖
無缺員然求與

朝廷幹事者實亦不多臣愚伏望

陛下特賜睿斷存留本官暫于在京禮部辦事使得
練達政體異日或文學侍從之職或兵刑網紀
之任及公差等項隨所任使必能仰副

陛下之意無疑且兵部尚書儀銘素號剛介與人寡
合向在南京曾與本官同事亦極口稱本官才
德俱優堪任繁劇况臣與本官同郡素知其賢
若隱而不言是蔽賢也且夔一介書生官至三
品豈復更有所求而臣愚荷

陛下委以心腹亦豈敢妄有所舉特以薦賢為國乃
人臣職分内第一事偶有所見不得不言臣謹
具密

題伏乞

聖斷

災異疏

題為災異事臣等竊惟

聖上嗣守

祖宗大業十有三年夙夜憂勤圖惟治理天下之人
無不感仰

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過萬、是宜天道協和兩
暘時若休徵畢應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
來災變實多去歲

宮門火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水重
結

郊祀之際大風怒號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
震陝西天鳴即日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
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觀
此則今日人事之不修政德之有虧軍民之怨
困莫伸

國家之事變叵測不言可知此誠

皇上側身脩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

宗社為念增脩德政講求闕失踈遠私昵節省冗費

以回

天意可也臣等又惟人君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

誠不以物

祖宗創為郊祀之禮每年一次舉行極為慎重邇者

傳聞

皇上推廣敬

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

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

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歆於道家神降之日舉

行祀禮臣竊詳

皇上為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為

母后祝釐下為生民錫福用圖保安

宗社於萬萬年之久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為合禮昔傳說之告高宗曰瀆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釋之者曰祭不欲瀆、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况

天者至尊無對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迺別立

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郊祀所用執事并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為之為其離

俗出塵清心寡欲刑喪病疾之人一切不預祖宗制禮盖有深意存焉

皇上為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致有纖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

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官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事悉且停止今後

聖節等項脩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而為祥轉禍而為福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等無任區、犬

文毅公集 卷之三
馬圖報之至謹昧死具題以

聞

請停採木疏

題為公務事該工部揭帖關稱起蓋

軋清門等處缺少松杉等木奏差內外官員請

勅前去浙江湖廣等處起運抽分木植前來應用等

因臣等看得數內南方松木止可造船并鋪墊

倉廩等項其餘俱不堪用合無將抽分杉木板

枋照數起運其松木就彼變賣輕齎送部收貯

照依內官監奏

准事理差人先行山西產有去處催人採取或兩

平收買順水撐放實為便利本部天稱除先奏

准打造糧舡一百隻木料及提舉司噐皿廠枋木

仍照原數起運外其在廠并以後新抽木植盡

數起解其荊州所抽圍圓不及就將選退之數

變賣銀兩并在官錢物責令三司委官兩平收

買其在廠木植必然數少以後新抽須用等候

雖稱彼處產有木植俱係苗洞地方即今賊勢

猖獗客商阻滯亦恐猝難收買合無內外官員

且不必差候各廠抽積數多邊報稍寧然後差

人趨運况

官門被火深加警省無益之務一切罷去内外人心不勝欣躍則盖造之事亦宜稍緩臣等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具題

知伏乞

聖裁

弭灾疏

題為脩德政弭灾異事臣等嘗聞

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灾变以謹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

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变禍為祥轉危為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

純仁大孝昭格上下

弘恩沛澤覃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間灾变迭見今又妖物頓興豈非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假此謹告示警寔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徃因灾变文武群臣嘗舉政事之當

興當革者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顧今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洞知此異以為

上天示儆憂懼修省不違自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矣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今脩省之心以修德則德無不修推今憂懼之心以修政則政無不舉德修政舉殆見人心和於下

天心和於上上下下協和百福荐臻諸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滅人心之不安靖乎臣等忝職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觀茲災異惶懼寔深除有關於

聖德謹陳愚見外茲復條具數事以

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則中外臣民不勝幸甚臣等昧死上言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故孔

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其弗信歟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
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
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
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
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間住者
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
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
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
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
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辯驗等第一等者
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帶盤費其
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
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
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
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
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叅奏發遣
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
費矣

文獻公集 卷之三
一却貢獻 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
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也 經曰
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 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 倘
一留心於玩好 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
弊將不可勝言矣 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 不急之務 一切停止 玩好之物 一切
罷去 天下臣民莫不稱慶 近年廣西雲南等處
有貢奇花異卉 珍禽奇獸 珍珠寶石 金銀器物
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 必取於民 取於民不
足 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 一物之進 必十倍其

直 然後方可 暴橫生靈 激變地方 莫此為甚
至 水路萬里之遙 人夫轉運 不勝其擾 見今安
南小國 敢肆抗拒 漸有侵內之患 良由自我有
以召之也 臣等伏望

陛下明頒

詔旨 今後除常例歲貢外 其內外之臣 敢有以玩
好之物 上進者 治罪不宥 如是不惟上下綏靖
而無擾其于乂安 中國感格 遠人之道 兼之矣
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意

文獻公集 卷之三
十一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

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柰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

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由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

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
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一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
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
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

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
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
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
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
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
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寯遠者豈無經年含冤
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選請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

勅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
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
冤枉和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
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

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垂戾者乎此有周先王
營宮室而施鑿鼓緩工之仁建霸臺而布庶民
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

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
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
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
佚道使人孰能然與伏望

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
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

頒德音悉令停止庶甯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

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
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
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壹石用銀壹兩
或壹兩伍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
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
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嘗議及
此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仍查筭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穀幾時
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

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
開中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
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
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糶糧
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
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
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
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為我
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
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
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
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關承平
日久未免忽畧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
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
之時將各邊牆垣口子逐一查看視該修理者即
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
點烟燉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
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

文獻公集 卷之三 十六
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

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

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

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

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廠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

文毅公集 卷之三
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
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
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
初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
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
資之以建政立事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
于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

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
群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
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
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
擅作威福虜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則以附已而荐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
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
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

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

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邊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嬾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與魏徵勸我行仁

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灾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灾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與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

文獻公集 卷之三 十九
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

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
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
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
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
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

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于萬年保

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

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愛

君之心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

具題以

聞伏候

聖斷即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謹俯伏俟

命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尋搜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皇不安

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

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拏到廠監

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係正三

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自

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

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夤夜越牆進入搜檢

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

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

從與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

偽何由而辨

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

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
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
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
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
情彼一聞知無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
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

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
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即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
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
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
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
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

文毅公集 卷之三
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與貨物不通
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
搜船劫人卒難禁止

一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
外出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
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
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
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
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

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
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
征僥倖得陞前職自夤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
人事語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
心腹專一許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拏人放
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
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

道災異相閼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遠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恠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豫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孽柰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掣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乞休致疏

題為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六十四歲原籍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由進士正統十年三月

欽除翰林院修撰正統十四年八月內閣辦事歷陞侍郎學士等官天順元年正月被石亨等誣陷

原籍為民成化二年十二月欽蒙

皇上特旨取臣赴京俾復原官累陞今職此誠

天地再造之恩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是以朝夕思念
寢食不安誓殫犬馬之勞冀效涓埃之報柰才
力淺薄學識荒踈荏苒十年曾無寸補每自循
省不覺汗顏邇來年紀寢加筋力愈衰眼目昏
花肌體羸瘦兼以右手先因閃挫不時痛發艱
於舉筆雖是日逐力疾朝參勉強供職譬之嬰
兒學走終非自然况

宥密之地大政所關以臣衰朽之餘豈堪久玷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容臣退休田里以盡餘年則
君臣始終之義至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謹具題請

旨

辭陞少保疏

題為乞

恩辭職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具陳老疾願乞休致

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休

特茲俞允以遂優閑陞少保還寫勅給驛與他
回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本以愚庸退處山林
自分與草木同腐誤蒙

皇上斷自

宸衷召臣復任重親

日月之光再霑雨露之榮

皇上生成之恩實同天地臣雖粉骨碎身亦難報于
萬分之一柰何老病侵尋無裨於事仰荷

聖明俯賜俞允已為萬幸復蒙

陞臣少保之職臣聞

命戰兢措身無地夫少保輔導之官宜處異才顧臣

衰朽之質豈堪濫預伏望

皇上收回新命容臣以舊官致仕庶幾

恩典不至於太過臣心頗得以少安將日與田夫野
老歌咏太平以終餘年則臣未死之日皆

陛下所賜也感

恩報恩何能已乎緣係乞恩辭職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文毅公集卷之三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四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慈谿章有德校正

庠生 汪士臣
王國光

六世孫商 之相
之彙 同校

序

贈王侍御拜官序

監察御史王君宗銓山西稷山人家世業儒父兄皆
儒學官君早以明經魁鄉闈登甲申進士筮仕淳安
令時年二十有大邑人言今年少稷山去淳安數千

里士風民俗未必遽知政務未必遽諳雖甚明敏固
應有待也君既視篆即屏去舊嘗趨走公府曰黠隸
能以便佞眩惑人是非曰豪胥能以深文輕重人罪
狀及減去軍需之以一科十餽遺之以豐為禮者凡
不經之費一切裁損而民以弗擾訴訟在庭虛心詰
問據理斷遣而人以弗寃未幾政化通行人心翕然
皆曰令誠賢者比云有待何見之淺也先是邑學頽
敝學與隅有魁星樓勢壓闌闌居民弗戒於火延藝
殆盡君募義修建煥然一新作興勸勉士風益振三
載之間政教兼舉聲稱籍甚已而獻績來 朝預風

憲之選問刑半載遷浙江監察御史淳安士夫以君
進擢之榮為喜復以君去邑之速為戚相與屬予贈
言夫以進擢為喜者多風憲之得真才以去邑為戚
者慮吾民之失賢令皆公義非私情也然御史出按
方嶽何啻于一邑入糾愆違何啻于一令與其徼惠
於淳孰若惠施一方乎與其擅名於令孰若名播臺
憲乎方今 聖天子慎重風憲進必科目求實學也
選必舊任貴練達也以王君為令聲譽焯焯如是則
於振肅憲紀以副 朝廷耳目之寄也何有雖然此
儒者之效也家學之傳也存心正操行潔之所致也

異時功業之遠且大可由此而卜之矣彼有名浮於實行不掩言者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欲政務之立是非之辨蓋戛戛乎其難已噫王君其賢乎哉

草庭詩序

臨安太守周瑛廷潤嘗創草庭於其居第之側蓋取茂叔窓前草不除之意公暇啓戶焚香讀書於其中怡然自適視簿書期會若未始一經於心者因以草庭居士自號士大夫嘉其志之有在也相與賦詩美之廷潤述職來京介翰林檢討張頤養正以序見屬予惟濂溪先生當聖遠言湮之後奮自春陵倡明

道學時河南二程氏從之游問窗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於此足以見有道者之氣象矣人惟有道而後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然私意紛擾方寸之中且有限隔况於物乎先生所以有得於此者蓋博學力行聞道甚早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視天地間物孰非吾與於戲嗜溪流之緝寒以之立號愛蓮花之淨直為之著說蓋與草庭交翠胸次悠然無間彼此真一代之儒宗後學之山斗聞之者起敬慕之者願學矧出於其同系哉是宜廷潤有草庭之號而惓惓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歟或謂廷潤受專

城之寄而游心庭草之間無乃妨於政怠於事曰是
未知道者治之本有志於治者必求聖賢之道有志
於道者當求聖賢之心即庭草之蕃蕪見生意之周
流充之足以存吾仁達之足以廣吾愛推而極之雖
位天地育萬物其道亦不外此尚何政事之足言哉
廷潤明經飭行由甲戌進士歷今官政教兼舉吏民
懷德可謂不負所志者將來功業詎可量乎廷潤近
占籍貴陽先世家撫之臨川蓋密邇濂溪云

周憲副二親輓詩序

閩憲副周君弘璧予姻友也間集縉紳士大夫所為

其二親輓詩一帙致書其妹之夫洪侍御士直來屬
予序予未及荅而弘璧之訃至矣嗟乎予忍負弘璧
之請哉周氏世居淳安以詩禮聞弘璧之先君子景
輝公為人寬厚好禮義樂施予比歿年纔四十有九
至是已二十七年鄉人無老少猶嘖嘖稱道弗置予
未及見公而見弘璧之母太安人袁氏太安人四十
一而孀居時諸子尚幼誓守志節以起家教子為已
任以故家業日盛而諸子皆卓然有立弘璧登正統
丙戌進士仕為刑部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閩憲
副贈父承德郎刑部主事封母太安人弘璧在閩嘗

文毅公集 卷之四
迎母就養太安人至閩踰年而歿弘璧歸其襯合塋
邑東鳳洲之陽因得縉紳士夫所為哀輓之詩將托
予序以傳而弘璧亦相繼謝世嗚呼惜哉雖然刑部
公以寬厚聞太安人以志節稱乃致有子如弘璧以
光大其門則積德之報固昭昭可見已况諸子若孫
尤俊偉幹蠱立家業其讀書志科第者方進進未已
則公與太安人之慶澤殆汪洋演迤益弘且遠尚何
涯涘之可測哉予辱交弘璧甚厚感慨之餘因為序
此以歸其子恂輩俾藏之以詔後云

贈叅議方懋德序

聖朝罷行省倣古方伯之制設布政司置布政使佐
以統臨一方牧養斯民凡郡州縣官自太守以下皆
其屬有所行非稟命于使佐弗敢專既有所受命于
使佐也即汲汲行之惟恐後以自罹於譴讓若是則
郡州縣之政令有善有不善而施之于民有利有弗
利者非郡州縣有所自為而皆布政使佐者實為之
所係不既重乎所係既重故得人為難而凡布政使
佐之選必擇京朝官有譽望及久於閱歷熟於政體
者而後任之而士自進士諸科發身筮仕於時雖賢
且才者亦弗克輒預其慎重之意可見已新安方公

懋德由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太常博士
轉監察御史歷按察僉事逮今餘三十年始得以資
遷湖廣叅議或曰才德如方公閱歷如方公譽望如
方公曾幾何人彼固有自京朝官一蹴而至布政按
察之長者而方公復授叅佐以去何難易不同如是
耶予曰不然君子不以位為崇卑而以道之行不行
為崇卑道苟行矣雖乘田委吏孔子且為之矣道弗
行矣雖尊官重祿猶一夫耳矧今之叅議雖佐職也
而均之為方面所統者郡州縣自太守以下古所謂
良二千石者皆於我乎撫綏不有譽隆望重閱歷久
而政體熟如方公者任之而欲表率于一方惠濟于
一方亦難矣彼有得之易而為之難內焉忸于心而
外焉譏於人者以彼較此果孰崇而孰卑耶雖然今
之時以方面而入為九卿者比比方公又勞於外
聖天子將必召之矣予固贈公行并期之

祁陽甯氏族譜序

祁陽甯氏族譜譜甯氏近族也甯之先本姬姓周文
王子康叔受封於衛傳至武公子季亶食采於甯因
以為氏子孫仕衛仕齊散處不一然皆以衛為宗國
齊為郡望譜間一書遠在所略也元時有諱卿者本

河南人以元帥來守衡陽遂家焉元帥二子次榮遭元季兵亂徙居祁陽是為祁陽審氏之祖譜不一書近所當詳也榮子嗣宗國朝永樂中仕為上林長官司吏目卒以子良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三子良其季也舉正統乙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遷浙江左叅政暇日合齊郡祁陽諸派之載籍質以見聞列圖叙系萃為一帙題曰祁陽審氏族譜屬予為叙惟譜之作所以重本始辨親疎昭世次而明尊卑敦宗睦族之道無以踰此誠傳家之要也予觀審氏族譜因流以沂源詳近而略遠支分派別歷歷可紀視彼牽合附會弗顧妄冒之嫌者寧無間焉矧祁陽之族至叅政未數世而家聲赫赫若是是雖本源之盛慶澤之長要亦培濬之功有以擴而充之非偶然已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為子孫者繼此以往脩德行義引而勿替則祁陽之族又烏知不與齊郡之族聯芳比美並稱於來世也與叅政子同年歷官中外清譽藹然光前振後誠審氏之賢子孫也敬為序之

壽尚書陸公詩序

司寇陸公今年壽六十八月三十日誕辰也同鄉士

大夫相與繪圖賦詩寓祝頌之意而屬予序之以為公壽予惟自古有道之世仁漸義摩賢才之出多歷年所如伊尹於殷周公於周豈惟勳相一時寔足師表後世書曰無遺壽者又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是足以見老成之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我朝 聖祖 神宗開創積累深仁厚澤萃於賢才凡茲在位率皆舊德司寇陸公其一也公生永樂己丑于時偃武修文民物阜康而公孕秀鍾奇適當昌運積學效用克際嘉會所謂生也有自出也有為非偶然已是宜位登八

座望隆中外眉壽胡福詎可量哉殆見自今以往躋耄耄樂期頤將著龜當世楷模縉紳誠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雖然公之壽固本於 列聖涵煦之恩要亦存於中者有以致之孔子曰仁者壽夫以體段言則厚重不遷安靜有常公寔似之是得壽之本也以施用言哀矜惻怛慈祥平恕公寔有之是得壽之實也不然臯陶明刑也何以曰弼教曰種德蘇公典獄也何以曰長我王國由此言之公之德非惟足以壽其身且將有以壽其 國延景祚于萬年躋斯民于仁壽用刑之功至於如矢始為無負上天生賢之意

與 祖宗遺後之美又以見壽考之用真足為斯世之福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眉壽無疆請以是為祝而因以為群王之引云

贈監察御史方君考績序

河南道監察御史方君大本以三載考績居最例推恩二親同鄉士友相與徵予言為贈方氏世為淳安右族大本寔唐處士靜樂先生二十一世孫天資穎悟早有遠志父士豪別號耕樂暮年又號晚翠翁讀書明理抱材弗試嘗語大本曰人貴務學學則可以立身可以揚名顯親不然徒碌碌耳正統丁卯因遣

游郡庠從博士受經習舉子業而大本亦刻意勵行銳志進修景泰癸酉甫弱冠遂以春秋領鄉荐天順丁丑登進士第庚辰出宰江右之玉山邑當孔道使旆旁午大本處之裕如東吏愛民威惠並著數載之間聲稱燁燁成化己丑復除真定之南宮時值荒歉公私困乏百務皆廢大本課種勸分措置有法民既得食政亦修舉尋遷河南道御史適儀真濟寧河道乾涸糧運阻滯大本奉 命往治首濬泉源繼築雷公諸塘停蓄灌注河遂通行事竣還 朝復往通州等處巡視倉場宿弊頓革人心稱快茲奏最 勅封

其父以已官毋妻孥人所謂揚名顯親士豪之言至是驗矣夫縣令民之師帥非明體適用真有子民之心者弗勝厥任用是選之進士御史朝廷耳目非練達老成真有激揚之志者莫舉厥職用是拔之縣令蓋更迭出入試之而後用之此國家盛典也若大本者政績卓卓隨所至而見稱豈非有用之學致遠之器與雖然此特其發軔耳自茲以往益慎厥操益殫厥志將來進陟崇峻果何施弗宜何功弗立哉傳言行遠自通升高自卑予于大本有望焉其懋之哉

贈分宜令童汝器序

士入仕得其任足以行其志者惟縣令夫致君澤民士之志也士始入仕未易於致君故得澤民斯可矣苟有志於澤民非縣令其曷施是故令親民者也士而居此無志於澤民則已有志於澤民可朝令而夕行也可坐而致其功也可歲月而計其效也彼處令之上者有郡守守非初仕者可得也其次則佐秩固優於令也然郡之政守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難為也處令之下有邑佐秩復亞於令也然邑之政令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莫遂也惟令也專制一邑無

文獻公集 卷之四
撓其勢也無制其肘也苟善其政矣民有不翕然而
從恬然而服者乎是則澤易施化易及不啻風之于
草也影響之於形聲也然則有志於澤民者果可以
令為輕而弗屑於為之乎蘭谿童汝器以詩書之胄
近自大學釋褐授袁之分宜令予固喜其志之易行
也汝器故監察御史居敬之子居敬忠義士也位不
滿其德意者天其以未盡之祿遺之於其後乎不然
何汝器之賢且才也汝器讀書學問銳意科目雖累
舉弗利固科目之遺也茲行出宰大邑所以惠澤于
民者蓋已慮之熟計之審矣然必庶而勤斯足以治
劇公而恕斯足以服衆盡是數者政其庶幾已乎雖
然澤民者致君之實汝器知所以澤民則知所以致
君將來政成名立雖崇資峻秩不難致矣予與居敬
為同年於汝器有一日之長於其行也不以祝而以
規汝器勉之哉

兩谿先生詩集序

兩谿在安成茨谿葛谿皆地名忠愍劉公以先世居
茨後徙葛固自號兩谿重本始也學者遂稱為兩谿
先生尊之也詩集先生所著也先生字求樂永樂辛
丑進士歷儀部主事清才碩學見重於時正統初以

薦入翰林侍 經筵預修 宣廟寔錄書成進侍講
先生感激知遇力求報稱凡嘉謨嘉猷隨時啓沃人
固無自而知而其直言讜論即事規諫有章疏存焉
若此編者特應酬之作也然忠君愛國之誠憫世悼
俗之念徃徃於詞意間發之豈非篤於忠義者乎先
生死非其罪天下共惜未免言益驗志益白遂有學
士之贈忠愍之謚 朝廷報忠之典厚矣先生之子
鈺由名進士歷官浙右按察使暇日掇拾遺藁得詩
凡四百餘篇將鈇梓以傳屬予序之予惟詩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忠厚惻怛之心形而

為陳善閉邪之意此成周之詩所以悉出於正而非
後世所能及者有由然也先生志存忠義學探古今
於是或感時動情或觸物起興長篇短韻皆足以發
其胸中之耿耿者詩言志也其信矣乎然則是編之
作豈徒格律之工而已哉雖然此先生餘事也若乃
精忠峻節有光斯文者自有史冊書之茲不備錄

贈建德令何君赴任詩序

予友何君宗宏由大學生謁選授池之建德令同鄉
士大夫仕於 朝者相與賦詩為別屬予序何氏淳
安右族代有仕者宗宏由邑校習舉子業雖屢試鄉

闡弗利然其學為有本又居大學久脩已治人之道
與賢師友相講說有素言論侃侃於言今事宜靡所
不悉其為政固沛然矣予何以為贈雖然令之職至
重也前史云道揚風化撫字黎庶敦四民之業崇五
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蓋禮樂
刑政靡所不係於令春秋時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皆其職也孔門高弟如仲由如言偃如宓不齊之治
蒲治武城治單父而夫子皆屢致意豈非以其所係
者重而匪輕哉後世漢唐宋願治之主莫不以令為
重故令之政亦卓然有稱於時如卓茂魯恭何易于

范純仁數君子可想見也我國家慎重縣令士非
由甲科由太學不以輕授而令之賢有治效者輒不
次遷秩其激勵之若是蓋令得人則民獲安民獲安
則本以固而邦以寧矣宗宋以有用之學專一邑之
政志可盡行而才可盡施信寬明察如蒲之治可也
不下堂鳴琴絃歌如單父武城之治亦可也如密邑
之教化中年之仁政益昌之道不捨遺襄城之民知
向學無乎不可也若然則令之職不足以盡其賢固
將進於崇高於遠大有莫之能禦者矣予日望之若
夫交游之情別離之意都門之景物所以興懷觸目

而一發之於言者有諸縉紳詩在予特序之耳宗宏
名環今戶科右給事中陞其從兄子云

贈唐司訓序

司訓儒官也儒官儒者所視以為法者而非言與行
皆儒貌與心皆儒而欲為儒官為儒者所視以為法
難也天下之稱儒者多矣貌儒心非言儒行異若是
者儒之蠹也儒官云乎哉揚州司訓唐君俊民先世
浙人也以戎籍來京師今為京師人君幼凝重有志
讀儒書遂鼓篋膠庠為儒官弟子求儒者之道而學
焉業成領薦京闈進游于大學異業之日益修也三

載之間朝壘暮蓋所以自奉其身與奉其親者其窮
約何如也而君怡然處不以為意見人之富澹然無
所求其操行如是茲會試南宮得乙榜人復有以積
學俟時留之者君曰進士固可力而為可待而得也
如吾親何於是揚州司訓之命下即日就道蓋為
祿足以養也其交游相率微言為贈噫予言烏足為
唐君重哉雖然儒者之道當厚於其親如孟子以告
夷子者為其愛無差等也而唐君為親而仕不計職
之榮卑誠無愧於儒者之道矣而且言與行一致貌
與心無異以是為儒官為儒者所視以為法其不可

於彼其辨新經義作為文章以規進取而媒利祿曰
此儒者事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浸淫而不知
所止儒之蠹即道之蠹也予不敏為唐君告故略焉
都門送別詩序

戶科右給事中何君文達以歸省例請於朝
朝命許可戒行同郡大夫士相與祖餞於都城之南
各賦詩識別屬予為序文昌何氏蓋淳安著姓文達
由進士擢戶科給事中遷今秩為天子近臣諫行
言聽固已行其志矣比三載課最嘗受勅贈其父
如已官母封太孺人恩榮之盛光於里族顯揚之

願可無恨矣文達奉太孺人來京就祿養父之有鄉
閩之恩遂奉以還時和景明安輿就道母子之情喜
慰何如噫此都門送別之詩所由作也士君子讀書
學問所務者忠與孝而已方天下多事章疏填委所
賴以駁正違失維持公道者惟六科而文達摠誠盡
情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其有裨於治大矣今邊方已
寧境內晏然中外之臣或得以伸其私情於親而文
道首踞言旋錦衣歸榮豈徒歡動慈顏且得以展拜
先塋於松楸之間以酬其孝思豈非忠孝兩盡者歟
傳曰無私情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此吾黨所宜勉

文獻公集 卷之四
者文達得之矣矧今 聖天子勵精化理文達以言
為職遠大之業適自此始是行也毋遲其來益思有
以慎厥終以求無負屬望之意哉若乃大夫士聲之
於詩殆必美其光榮也期其忠孝也予言蓋有與之
合矣遂書以為序

送洪君復任淳安詩序

齊郡洪君宗海尹淳安之六年獻績來 朝天官奏
其最俾還任淳士夫之仕於 京師者善其政之有
成而樂其終惠吾民也相率賦詩以餞之而屬予序
淳為嚴陵善邑古稱易治由今觀之信然何則詩書

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功名事業著于見聞士易治也
嫉惡雖甚而好善亦誠怙終遂非者絕無僅有民易
治也土貨足以供貿易舟楫可以通商販民無負租
官無積逋賦易治也是非曲直之未明不得已而辨
於庭者月不過數紙訟易治也矧夫魚蝦蔬果皆土
地所出取而食之足以養廉此又宦游者之所宜也
然比歲長貳類以傷錦而去是豈錦之不美製之者
非其道耳洪君以科目發身積學于胄監歷政于天
官人皆以重任許之而首膺是職直牛刀小試耳至
而嘆曰淳安有易治之實而或以難治目之是誣之

也於是釐革弊政一新庶務廉以律已而請謁不行
公以御衆而僥倖自絕教化興舉獄訟衰息百里之
內熙然泰和人以是知君之才德真足以立政善俗
而向之所謂淳安為難治者誠妄也周公曰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噫若洪君者
其平易近民者耶其民之父母者耶雖然始勤終怠
者衆人之常情撫后雷讐者民情之通患洪君尚由
此益持之以不倦抑強扶弱不替厥初則淳安之民
蒙其休澤者又豈止如今日所言而已乎若夫都門
之景物江山之情狀諸縉紳有詩以聲其實茲不贅

環水王氏重修族譜序

淳安王氏系出太原其可攷而知者唐觀察使仲舒
卒其子弘遷宣州孫翔遷婺源翔之孫仁諒後諱萬
者復自婺源遷睦之始新萬之玄孫諱蔭蹄梓溪者
生六子皆析以居長文政居今環水次文晃居遂安
文德居洪祈文崇居高山文翼居湖東文忠居湖西
由萬而來逮今餘二十世子孫之衆衣冠之美非他
族比可為盛已一日雲南道監察御史賓以譜序見
屬因受而閱之自萬而上散居宣歙惟存派系踈遠
在所略也自萬而下生婚卒葬譜不一書親近所宜

詳也是譜環水子孫所修者也於文政派如詳焉重
本枝也間附以洪祈湖東西之派而弗及高山遂安
者舉其所知而闕其所未知也神景有寺以先世祠
宇所在子孫祭享飲福于此著之者歎時葺以圖存
也瞻塋有祠祠有田歲收其租之入以供祀事議之
者昔已廢而今歎復之也嗚呼明世系別尊卑收人
心於渙散非譜謀何以執雖然此特見於文字之間
者也若夫非孝敬無以傳宗而睦族非仁義無以濬
源而引流王氏族屬之盛甲於閭里光於譜謀而賓
發身賢科拜官烏府將來名位未量固有以見先世
積累所致使為子孫者益務於孝敬益篤於仁義繼
繼繩繩引而弗替則王氏之福寧有已乎傳曰源深
者流遠本大者末茂王氏有美用是書此以為序

重修金華府志序

聖朝改前元婺州路為金華府統縣八其山川之美
人物之盛風俗之善為浙東諸郡最郡志脩於宋元
間歲久板刻殘毀志無全書識者憾焉武昌周君宗
智由名進士歷春官郎中奉命來知府事三載政通
人和百廢具舉間搜訪舊志於散逸中僅得三之一
喟然嘆曰金華素號文獻之邦文獻足徵以有郡志

而志之缺略乃爾受一郡之寄者安可諉其責乎於是遍稽載籍詢諸故老叅以見聞重加纂輯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新者續之紀述必詳去取必當政務稍暇筆不停書而復校訂於同知洛陽李珣通判柳江丁瑢卷分類別粲然成編擬錢諸梓以垂永久介庠生朱鉞來徵予序惟金華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在秦為會稽郡地至三國吳始分會稽置東陽郡梁武改金華郡自是或稱金華或稱東陽或稱婺州名以時易地無異同而郡之所為望於東南者以有文獻存焉是故道為出治之本如呂成公何王金許四先生

著書立言羽翼聖經其道足以扶世教正人心以萬世之功也文為載道之器如黃文獻公晉卿宋潛溪先生景濂學貫古今職司帝制其文足以黼黻大猷藻飭鴻業此天下之功也又如顏氏子孝感烏傷至以名邑宗忠簡誓殲讐虜有光中興他如累世同居之義門倉卒舍生之貞婦太書特書不一而足是皆可以明彝倫敦教化山川為之出色風俗因而歸厚志之所繫豈小補哉殆見是書一出邦人快覩孝弟之心自生忠義之風益著正道昭明邪說頓息守之功偉矣文獻足徵於斯為盛雖然士貴學術蓋深

於學者凡所舉措皆遠大體愜人心如此類者多矣
予故序以復之

青雲使節詩序

聖朝誕受 天命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而琉球居東
南去中國為近奉職尤謹比其君中山王薨無嗣國
人推戴其弟因遣陪臣奉表詣 闕請 命事下有
司議皆曰兄終弟立於法為宜 上許之於是
勅給事中嚴克誠充正使而以行人副之俾齋
詔往封故中山弟嗣為中山王主其國人黃門諸君
以克誠有命使之榮相與賦詩贈別題其首簡曰青

雲使節介予友方廷臣來屬序夫所謂青雲者悠揚
天際望之蒼然或從龍而行或捧日而出或彌綸乎
四海之大何與於使節也而諸公贈別之意有取于
此蓋以克誠奉 天子命遠涉海道使節煌煌下於
日邊所謂乘雲氣而遊乎六合之外者也所謂乘虛
而墜觸石不礙狎虎兕貫金石而浮游乎玄間者也
藩夷君臣恭迓道左仰視克誠不啻從天而降蓋不
知使節之為青雲青雲之為使節者也予然後知
朝廷之主宰四海猶造化之主宰四時奉宣德意使
海陬之民咸鼓舞于景星慶雲之下在與行矣克誠

心術明正學問該博起家進士為名近侍青雲萬里
其功業固未可量是行也一言動之善足以為中國
榮一言動之失適以為夷狄肆古之學者所以貴於
不辱君命克誠必有以達矣矣克誠近受 勅封及
二親湖南便道也乘青雲而一往戲彩服而承歡此
人子之至願也諸公贈別之意有及於此否耶予併
為序之若乃使回拜受 天寵或從龍或捧日或彌
綸四海予尤有望於克誠其勉之哉

文毅公集卷之四終

